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张洁



只有一个太阳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张 洁

只有一个太阳

作家出版社

北京·1989

只有一个太阳——一个关于浪漫的梦想

作者：张 洁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华 沙 马云燕

装帧设计：唐伟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3千

印张：9.125 **插页：**6

版次：1989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26—8/I·225 (平)

ISBN 7—5063—0227—6/I·226 (精)

定价：4.35元(平) 7.35元(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小传

张洁，1937年生于北京。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

其它没有什么可说的。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你看读着过《第二十条军规》这本书？
以及《中七少女必读》或《礼仪规范手册》？

忠于祖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不许背着祖国和外国人发生个人联系；

不得酗酒。饮酒时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

分之一；

不得借酒开言不得出入娱乐性场所；

不得与外国人恋爱、通婚；

勇于斗争反映情况。既讲优点与长处，
也要讲缺点与困难；

出工时不得携带工作证、内部情况、密码、
如表、日记本、人民币等物；

严防叛逃、窃听、研究内部情况应严守秘密
当场写；

作者手迹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近日来我们发现有些专家在餐厅张贴布告，销售汽车、电冰箱、家具、衣物，甚至还有人经营自制泡菜等等。这样做是不符合我国有关工商、财政、税收以及食品卫生法规的。

出售私人物品应通过国营委托商行等合法途径，取得合法手续。为方便各位女士、先生售物，宾馆附近的“发达公司”即办理这项业务，请与该公司联系。

宾馆接待室

2月1日

我想购买一个二手冰箱，如果有人愿意出售，请打电话至412房间。

安妮·赫司特

2月3日

我出租电冰箱，每月租金兑换券50元。

783号房间约翰·豪森

2月11日

本月14号谁去机场接机？我愿与他同租一辆汽车，车费半儿劈。

937号房间斯蒂文·海尔曼

2月5日

出售厨房用具：

不锈钢炒锅 }
不锈钢中锅 } 已出售
不锈钢小锅 }

打蛋器

烤箱

咖啡壶

三明治烤炉

价钱面议。

125号房间让·路易

3月1日

最好的东西在这儿：

飞鸽牌男式自行车 185元（人民币）

变压器 美制 200元（人民币）

401号房间唐·巴拉的奥

2月17日

大众牌小汽车。79年产品。备有暖气、磁带、录音机。各部零件处于极好的工作状态。已经跑了56000公里。兑换券11000元，美金2950元，还可以更加优惠，如果你真想买的话。

你愿意出多少钱呢？

联系时间早8：00～8：30

329号房间克利斯多夫·汉斯

2月21日

男用避孕套，日本产。大、中、小号俱全，有带棱、带刺两种，每种型号备有试戴样品。

请多关照。

928号房间吉田三太郎

3月4日

二

护照号码是275381，或者是273581。他又看了一遍。
他不能错。

这里的差事收入可观，工作环境舒适，如这懊糟的都市生活里一片清凉的薄荷。

每天他走进这块飞地，都象走进一个精致的、玩具般的日子。心里便生出可惜不是真的惋惜，和哪怕置身其中一会儿也是白拣的满足。

那几个数字如浸了水似地漫散开来。

也许是他的瞳仁变成了散黄鸡蛋。如果天天看这套文字，而且每天看上二百份的话，每个人的瞳仁都会变成散黄蛋。

眼睛和舌头一样，也需要换换口味。

他抬起头，望着玻璃窗外等候签证的队伍。

那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尽管已经司空见惯，但每每还是让他触目。特别是在早晨，刚刚在被窝味儿还没散尽的房间里吃过早饭，度过一千一百零一个同样的早晨之后。

早上他又和父亲吵了一架。

“你为什么先烧开水？”父亲端着一个大花脸盆，站在马靴鞦子那儿问道。随着他的质问还送来一阵不甚明确的汗馊。

把家里的走廊，和走廊拐弯处的厨房比做一只马靴再恰当不过。而且是一只十分可脚的马靴，穿的时候非用鞋拔子不可。

家里最近没有婚娶，却不知怎么有个印着大红囍字的、足以说明一个家庭在各方面水准的脸盆。有过多次他都想把这个热闹得不得了的脸盆，从窗户里扔出去，又终于没有这样去做。到底是钱买的，到底也没有一个从各方面来说水准更高的人会看见这只脸盆。

父亲刚从床上爬起来。长及膝盖的大裤衩子使他显得十分凋萎。

这种内裤穿着舒服吗？也许人们会因为这条内裤说他思想纯正、品格高尚、道德完善。可是除了家里人，那些有可能给他做出如许结论的人，是没有机会看见他穿的内裤的。

有时你真不明白人们穿衣服是为了什么。

那样的结论如今一钱不值。

说是一辈子，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来去匆匆。这样和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那条大裤衩子既让他怜悯，又让他看不起。

“暖瓶里的水足够您洗脸用了，等我热完牛奶就给您烧开水。”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气，就跟中央电视台的张宏民宣读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胡耀邦党中央总书记的决议那么严正。张宏民那天还特地换了一身中山装。那件事整个特别得让他一辈子难忘。

“先烧牛奶有什么关系，不耽误您沏茶、洗脸不就得了。”他一字一顿，力求把每个字说得格外清楚，以证明自己确有耐心。

这份被突出强调的耐心，显然居心不良。气氛没有得到丝毫的缓和。

“我现在就沏茶。”

谁能说这个要求不近情理。特别是提出这个要求的人是你的父亲的话。

正是因为它的合情合理，反过来说，你如果不那么做就是不近情理。真是岂有此理！

“您现在喝吗？”他愁眉苦脸地把那个“喝”字说得很重，仿佛正在受着无尽的虐待和折磨。

“喝。”一个人既然被打扮成暴君、迫害狂，他能不火冒三丈么？

“您不是还没洗脸吗？”

“我不洗了，我先喝茶。”

“您这不是存心找别扭嘛。”

要是天天有人用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折腾你，哪怕是你亲爹你也会忍无可忍。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我的肾炎老好不了，就是让你们哥俩儿给气的。”

他这么说的时侯，你会觉得肾炎不是差点儿要他老命的病，而是他的荣耀、奖状、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很爱它。

如果他想不讲理，想让人们照他那不讲理的办法办，想找别扭，他准来这一手。因为你不能做个不孝顺的儿子。

不能说公费医疗不治病。除非你净得急性肠炎、长脚鸡眼什么的。好病房、好医生、好药什么的全照顾老外、高干、高知什么的了。

中国，慷慨啊。

父亲不属于照顾之列。他是什么？不过是个邮局小职员。偏偏得了个纠缠不清，难解难分的病。

全靠茅台、登喜路，以及愚公移山的精神。

茅台多少钱一瓶？

二百六十块。往三百元浮动。

父亲的病明明一天天地好起来，却偏说自己好不了。

天地良心。

“你甭倚病卖病。”

父亲把大花脸盆往地上“咣”地一砸。“我白养你这

么大了，你这没良心的东西。”

他也讲良心。怪不怪？

他赶快把盛着牛奶的瓷碗往地上一砸。要是不赶快往地上砸，很可能就会砸到父亲脑袋上去。

他们用碗喝牛奶，而不是用杯。

那些青花粗瓷碗真叫结实。由于洗得匆忙或使用得不尽心，个个在边缘上磕碰出缺口，一条条裂纹从缺口直探碗底，又因吸足了残羹醒目于碗壁，到了这个地步居然还不肯裂开。

而在使馆里，他和那些老外一样，安静地用盘子托着茶杯喝咖啡，或喝红茶。那安静并非来自无人之境，而是来自一份教养。

那才是一种文明的生活。

他们吵架不吵架？摔盘子摔碗吗？

这文明的生活教给他茶盘里的小勺，是用来搅和奶里、咖啡里、或红茶里的糖，而不是用来舀饮料喝的。因此他看不起电影、电视里那些扮演华侨巨商、或巨商的千金公子的演员。居然拿着搅糖的小勺舀咖啡喝。仅从这一细节就露出了那些演员的穷酸相，还扮演什么华侨巨商！

他又觉得自己很象电影、或电视里的地下工作者，在家里过着清寒的日子，搞情报时不是搂着姨太太（也许是女儿）跳舞，就是喝威士忌，或者和哪个对他的身份开始怀疑的对手唇枪舌剑地斗智、争风吃醋。

也许他不应该和父亲为那些琐事吵架，一个懂得文明

生活的人应该宽容、豁达。父亲长期患病而又难以痊愈，心理上的压力应该可想而知。一个健康的人如今还有许多受不了的时候，何况一个病人。

要是家里有个女人，矛盾就会少一些。

母亲去世了。

没有女人照料的家庭简直象个工棚。但是女人比以前贵了。即使她们自己不想贵也没有办法。永安里一条街上，随便一件女人的衣裙就是上百块。女人怎么能不涨价呢？

这位申请移民。黑白色的条纹裤子和棕红色的格子上衣更使他眼晕。

他会说Yes和No。在说Yes时摇头，在说No时点头，并且象本牛津版的英汉大辞典那么令人不容置疑。

仅仅为了他给他的这份眼晕，他难道不能用英语和他练练？

“你患有性病吗？”

“Yes。”新移民摇着头说。

“你母亲是你父亲的正式妻子吗？”

“No。”新移民点着头说。

“你的出生年月日？”

“Yes。”

“你是否申请移民？”

“No。”

他不知道该哭该笑还是该给他一个嘴巴子。

为什么他过的连这个Yes、No都不如？

他有什么理由要爱这些Yes、No？哪怕他现在不用小勺舀咖啡喝了也不成。

这个男人来取护照。

他记得这个男人。上次来送申请表的时候，不多的几份表格和证件，在他手里倒腾得象有几百份。

“请问，如果家里没电话，填机关的电话行不行？”

“你自己看着办。”

“我……我不清楚……”

“你连这个都不清楚还到国外交流什么？”

“出生年月日填阴历还是填阳历？”

“你爱填什么历就填什么历。”

他似乎让人噎惯了，或者根本想不到有人会使坏。象对一个熟人似地说下去：“我一直怀疑我应该不应该属龙，也许我应该属兔。我出生在卅晚上，接生婆能说准我出生的时辰吗？我们家穷得连个钟也没有。唉。”为不能断定自己是不是弄虚做假而心虚。

这哪儿象个交流学者？洋人可不是这样，越是有身分的人话越少，也越自信。好比这里的领事。

她绕过那些桌子，特地走出来问他：“一切都顺利吗？”

“很好，谢谢。”

“真抱歉，我们给你增加了麻烦，今天才把您的手续办好，而您明天就要启程。”

“我想来得及。”

“一路平安。”

“谢谢。”

一旦说起英语，他似乎利索了很多。

要是看他的衣着穿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是一位学者，使他露出学者本相的是他的神态，好象眼下这个雇员，看上去就是个雇员。

他姓班？盆？潘？她始终读不清楚。中国字的发音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每个字都能发出四个音，不象她的母语，每个音节都很明确。

如果再把中国字用于外交场合，就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她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宴请一位中国官员，司长问起他对首都的印象，那位官员只说了一个“嗯”字，而且嗯得很气派，好象拿破仑皇帝认可一道佳肴。可是那位官员的翻译，却译出“我很荣幸能到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样美丽的一个城市来访问……”这样的一番话。汉语简直象压缩食品一样，既可浓缩，又可发散。

等候签证的队伍消散了。她看了看表，下班的时刻到了。

班？盆？潘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伸腰伸胳膊伸腿地将身子扭变成各种形状，他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伸长了，